

读党史·国史 系列

画布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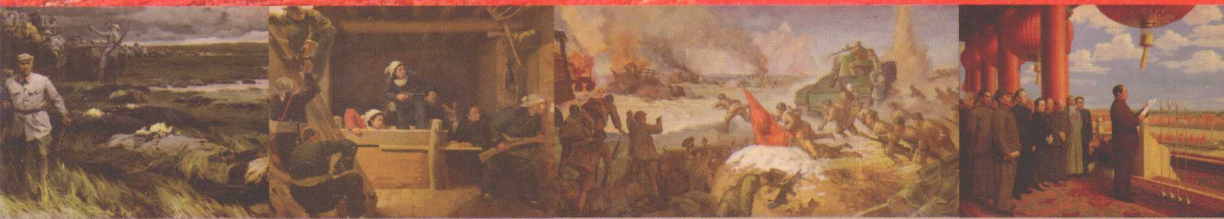
苦难辉煌

吕彦申题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经典藏画看中国革命

李莎 著



迄今最“好看”的中国革命史

走近红色经典，讲述历史，分享艺术

中国方正出版社

014014370

J205.2
08

画布上的苦难辉煌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经典藏画看中国革命

李 莎 著



J205.2
08

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航

C17012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布上的苦难辉煌——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经典藏画看中国革命/李莎著.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8

(读党史·国史系列)

ISBN 978-7-5174-0035-6

I. ①画… II. ①李… III. ①绘画—鉴赏—中国—现代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J205.2 ②K2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0203号

画布上的苦难辉煌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经典藏画看中国革命

李莎著

责任编辑:刘彦彩

摄影:吕明

出版发行: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2号 邮编:100053)

发行部:(010)66560933 门市部:(010)66562755

编辑部:(010)59594611 出版部:(010)59594625

网址:www.lianzheng.com.cn

责编E-mail:fangzheng1313@126.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21.75

字数:240千字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7-5174-0035-6

定价:5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

序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西柏坡时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很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这番话语，寓意深刻，语重心长，告诫我们：应该以敬畏和感恩的心情认真学习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历史，要坚定理想信念、信念，要从党的历史和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汲取这份最好的营养剂，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政治智慧和精神力量。

作为展示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的最高殿堂、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基地，国家博物馆始终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前沿阵地，担当着汇聚正能量的历史使命。根据陈列的需要，国家博物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当时著名乃至顶级的画家几乎都参与到了创作中来，他们或者师从名家，或者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具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和绘画技巧。这些画家中有一些是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艺术家，有的还亲自聆听过毛泽东同志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革命历史充满感情。他们倾注大量心血，深入翻阅、研究史料，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充满热情地创作了一大批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美术作品，为中国的绘画艺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这几次的集中创作产生了罗工柳的《地道战》、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石鲁的《转战陕北》、艾中信的《夜渡黄河》、叶浅予的《北平解放》、侯一民的《刘少奇和安源矿工》、靳尚谊的《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王式廓的《血衣》等一大批革命历史画作。这些画作不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艺术地位，而且有很多都代表了画家本人的最高艺术水准，具有传世之价值，堪称经典。

20世纪6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见证了一部分画作的创作过程。今天，我们重新来看这些熟悉的作品，依然有一种深深的感动和敬意在心中涌动。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之后，隆

画布上的苦难辉煌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经典藏画看中国革命

重推出了“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对这些高水准的画作进行了第一次全面、整齐、集中的展出。在我看来，国家博物馆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是我国宝贵的艺术财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承载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值得我们每个人去了解、去赏析。因而，《画布上的苦难辉煌——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经典藏画看中国革命》一书的出版具有特殊意义。

本书是一部特殊的党史，不同于常见的党史读物，也不同于一般的美术作品集成。它从艺术家们倾心绘制的多彩多姿的人物形象和特定场景入手，穿过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长廊，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到1949年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它以画为体，以史为魂，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及人民军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这在已出版的有关国家博物馆馆藏现代美术作品专著中尚属首次，填补了相关领域的一项空白。

这本书打破了单纯阅读历史，尤其是党史阅读的枯燥感，将艺术赏析和历史讲述完美结合，画面精美、解读权威，是迄今最“好看”的中国革命史。如果说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支最好的营养剂，那么本书就是其最好吸收的“引子”，它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党政干部欣赏画作的崇高美，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增强信念，培育民族精神，具有独特的载体意义。



2013年11月

(夏燕月系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

| 目 录 |

第一章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油画《兼容并包》····· (3)

爱国 启蒙 自强

——油画《五四运动》····· (11)

万类霜天竞自由

——油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20)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油画《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27)

长风破浪会有时

——油画《启航——中共一大》····· (36)

劳工神圣

——油画《刘少奇和安源矿工》

油画《毛泽东和安源工人在一起》····· (45)

第二章 打倒列强 除军阀

悲壮的序幕

——油画《五卅运动》····· (57)

一切权力归农会

——油画《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65)

“威武铁军留英名”

- 油画《贺胜桥战役》 (75)

血沃大地发春华

- 油画《前赴后继》 (83)

第三章 苏维埃的道路

惊天动地第一枪

- 油画《南昌起义》 (93)

红旗卷起农奴戟

- 油画《秋收起义》 (102)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 油画《农村调查》 (111)

“红旗跃过汀江，分田分地真忙”

- 油画《烧地契》 (118)

那一别……

- 油画《依依亲人泪 茫茫赣水长》 (126)

南天一柱，正道沧桑

- 油画《赣南之秋》 (135)

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 油画《遵义会议》 (144)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 油画《娄山关》 (152)

大渡桥横铁索寒

- 油画《强夺泸定桥》 (159)

革命理想高于天

- 油画《过雪山》 (167)

为有牺牲多壮志

- 油画《草地情》 (174)

长缨在手缚苍龙

——油画《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181)

第四章 中流砥柱 血肉长城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油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91)

巍巍宝塔，红色图腾

——油画《延河边上》…………… (199)

兵民是胜利之本

——油画《地道战》…………… (208)

“烈女标芳，光照千秋”

——国画《八女投江》…………… (216)

天欲堕，赖以柱其间

——油画《狼牙山五壮士》…………… (224)

花篮的花儿香

——油画《南泥湾》…………… (232)

沸腾之夜

——油画《延安火炬》…………… (240)

第五章 天地玄黄 人间沧桑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

——油画《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51)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国画《转战陕北》…………… (259)

千里跃进，逐鹿中原

——油画《夜渡黄河》…………… (267)

画布上的苦难辉煌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经典藏画看中国革命

暴风骤雨

——素描《血衣》····· (275)

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向胜利

——油画《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 (283)

雪白血红

——油画《攻克锦州》····· (292)

人心向背 决胜千里

——油画《淮海大捷》····· (301)

祥云瑞兆 古都迎春

——国画《北平解放》····· (310)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油画《开国大典》····· (318)

参考书目····· (331)

后记····· (338)

第一章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油画《兼容并包》

《兼容并包》

作者：沈加蔚

油画

198 厘米×180 厘米

1988 年创作

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 画家小传 |

沈加蔚，亦名沈嘉蔚，浙江海宁人，1948 年出生于上海。“文革”中自学绘画，1970 年作为知青到北大荒黑龙江建设兵团工作。1981 年转业到辽宁画院任专职画家。1982 年加入全国美协。1989 年移居澳大利亚悉尼。

沈加蔚的个人经历及其创作在新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他完全依靠自学，通过创作而提高了绘画的基础，获得了艺术声誉。他较擅长革命题材作品的创作，在北大荒兵团的经历使他的绘画创作更贴近生活。沈加蔚 1974 年因创作《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而成名，具有全国影响，成为“文革”标志性美术作品（此画入选新中国 60 年重要美术作品展）。1987 年创作大型油画《红星照耀中国》获全国美展最高奖。《兼容并包》（又名《北大钟声》、《宽容》）是其代表作之一，由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收藏，是第一幅描绘“五四”时期代表性知识分子的群像作品。

水春張一難知，鼓平風



《兼容并包》

这是一幅描绘“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油画作品，反映的是蔡元培先生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延揽学界名流（包括势同水火、互不相让的倡导新学与主张旧学的人物）同登教席、同台竞逐的情景。蔡元培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北京大学的前世今生的确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无论你身处何地，也无论持何种立场，可以确定的是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中心发祥地，也是各种政治思潮和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地，故有“中国政治晴雨表”之称。沈加蔚创作的《兼容并包》在不同时期曾先后被称作《北大钟声》、《宽容》，名字的变迁似乎也烙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

1916年9月1日，正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收到了中国驻法使馆转来的电报。这份电报是由时任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范源濂发来的，电报的内容是聘请他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始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它是由光绪皇帝下诏创立的一系列“改良维新”机构之一。当时的初衷是痛感国家实力孱弱，试图通过“废科举、除八股”，引进新学振兴国运。它标榜“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自国子监与科举制度被废止后，京师大学堂即成为中国唯一的官方最高学府和官方教育行政机构。与“京师同文馆”等机构一样，它是一场夭折的“变法”运动的派生物，也是这场所谓“温和百日革命”劫后幸存的硕果之一，随着时代的风雨飘摇，惨淡经营。

作为曾经的“皇家大学”，京师大学堂虽然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1912年6月）即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但从职能、学统诸方面均沿袭旧制，表现出对国子监的学术、制度传承，全社会皆认为它是中国太学的正统继承者，仍被各方优秀士子视作科举取士的替代品，并以此为仕途之捷

径。进入民国以来，北京大学不仅是“旧学”最具权威的学术重镇，而且逐渐演变为封建官僚旧体制内批量生产候补官吏的冰冷机器，浸润着浓厚的官僚做派与陈腐的衙门气味，犹如一潭死水，沉疴缠身，这倒也与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政治局面和风雨如磐的沉闷的社会现实合拍，距一所现代大学的面貌相去何止千里。

1916年时的北京大学，虽然是一所建校仅仅18年的年轻学府，却老迈横秋，暮气沉沉。师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教员中充斥着前朝遗老、旧时代的书蠹学究甚或北洋政府的在职或退任官僚，学生中也不乏失意政客、前朝贵胄、落魄军官，职场失意的小官吏也占据了相当比例。教师即使不学无术，却仍受学生巴结逢迎，以便日后自己仕途方便。至于学术建树亦乏善可陈，校风纲纪更是乌烟瘴气。陶希圣对当时的北京大学曾有这样的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足见彼时之不堪。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这种腐败名声早有所闻，接到电报踟蹰间，朋友们善意地劝他不要去“蹚这道浑水”，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内心却已下定决心。他表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实际上，“教育救国”的理想，是蔡元培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坚定不移的牢固信念。

1916年12月26日，回到国内的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颁授的委任状。由此，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到来了。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京大学上任。据当时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列队迎候，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蔡元培则“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这个前所未有的“礼遇”似乎让人们对于“共和”的民主理想走近了一步。实际上，蔡元培从来也没有把北京大学校长的职位看作一个官职，他不做官，也要求学生们不做官。他对学生的期待是，“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

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伟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评价蔡元培：他曾经做官做到国民党的中常委，但他不是政治家，在政治上他曾被人利用；在学术上，他曾有过伦理学等方面的论述，但远远比不上他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他将北京大学办成了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留学回来，即订立个人道德三原则，曰“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此所谓“三不主义”。

蔡元培1月4日到北京大学上任伊始，1月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在学界久负盛名的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当时的北京大学，被重新设置为文、理、法三科，科下分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蔡与陈属于政治立场、价值取向、个性迥异的两种类型：陈独秀锋芒逼人，且在个人行为上放任不检；而蔡元培却外圆内方，连疾言厉色都很少见。但是蔡元培独具慧眼，尤其折服于陈独秀的新锐和毅力。他是在大量批阅了陈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后决意“延陈入幕”的，一旦下定决心，就一趟趟的“亲顾茅庐”。他去陈的住处拜访陈时，因陈习惯于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然而，陈独秀起初并不领情，因为他正在专心办杂志，而杂志所在地远在上海。但蔡元培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为后来以北京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埋下了伏笔。

继蔡元培引进了陈独秀之后，陈又引进了以倡导“白话文”、“新诗”著名的胡适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而胡适刚刚留美归国，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发表了几首引起轰动的新诗与文学主张，连博士学位都还没拿到的毛头小伙子。后来，胡适在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先生，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陈独秀与胡适，是蔡元培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著名八字方针下的两段佳话。蔡元培决心以此为办学理念来塑造新的北京大学，这也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在“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北京大学吸引了当时中国的各界优秀人士、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

例，从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帅和旗手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新文化运动的“大将”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国学泰斗辜鸿铭、刘师培，经学大师黄侃等。无论属新派或旧派、持守旧与激进，只要有思想、有学问、有专长都会得到尊重，派上用场。即使政治态度相左、个性过度张扬，甚至性情怪僻，只要在学术上出类拔萃，都有一席之地，不会受到轻视排挤。

一时间，位于沙滩、马神庙的北京大学校园内呈现出一派“光怪陆离之西洋景”：西装革履口叼烟斗的外籍教授、归国留学生与戴瓜皮小帽、着长袍马褂、手托水烟袋、拖着大辫子的“遗老们”济济一堂相安无事，顽固守旧的老派人物和誓与传统决裂的新锐之士相互切磋砥砺学问，此现象被人们戏称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曾经视同雠仇的新旧学术荟萃一地，相互攻讦的大师云集一堂，“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蔚然成习，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此消彼长，科学、民主、自由的空气自那时起开始初现雏形，死水微澜的局面为之改变，北京大学因此而“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从此日新月异，逐渐成为社会的风向标，民族精神的坐标系、时代的智慧库和思想文化的演绎场。此乃北京大学异于同类他者的独特的优秀传统。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他认为学与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学与术虽关系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所以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至于文理资料，互有交错，治学者不可局守一门，应当沟通各科界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把北京大学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取消文理各科界限，并且改“学年制”为“选科制”，使学生能“专精之余，旁及种种有关系之学理”。

蔡元培还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即教育事业应超然于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以外。

实行教授治校，这也是蔡元培在国外留学期间的精神感悟。在蔡任校